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六十一回 狄希陳飛星算命 鄧蒲風設計誑財

崔生抱虎卻安眠，人類於歸反不賢。日裡怒時揮玉臂，夜間惱處踏金蓮。呼父母，叫皇天，可憐雞肋飽尊拳！誰知法術全無濟，受苦依然枉費錢！

——右調《鷓鴣天》

卻說相大妗子把狄希陳拉著往外拖，狄希陳回頭看著素姐，把身子往後褪。素姐到此也便不敢怎麼，只說得幾聲：「你去！你去！渾深你的妗子管不得你一生，你將來還落在我手裡！」相大妗子畢竟把狄希陳拉出來了。狄員外是不消說得，相大舅終是老成，見了狄希陳也只是把頭來點了幾點，歎息了幾聲。惟有相於廷取笑不了，一見便說：「哥好？恭喜！幾時出了獄門？是熱審恩例，還是恤刑減等？哥，你真是個良民。如今這樣年成，兒子不怕爹娘，百姓不怕官府的時候，虧你心悅誠服的坐在監裡，獄也不反一反！我昨日進去尋你的時候，你在那監裡分明聽見，何不乘我的勢力，裡應外合起來，我在外面救援，豈不就打出來了？為甚卻多受這一夜的苦？」狄希陳道：「畢竟我還老成有主意，若換了第二個沒主意的人，見你進去，仗了你的勢，動一動身，反又反不出獄來，這死倒是穩的！看你那嘴巴骨應得別人，沒曾等人拿起門拴，腳後跟著屁股飛跑，口裡叫不迭的『嫂』。這樣的本事，還要替別人做主哩！」二人正鬥嘴頑耍，靈前因成服行禮，方才歇了口。素姐自此也曉得這幾日相大妗子日日要來，礙他幫手，也便放鬆了，不來搜索。過了一七，又做了一個道場，落了幡閉喪在家。

薛教授平日的遺言，叫說等他故後，不要將喪久停，也不要呼僧喚道的唸經，買一塊平陽高敞的地，就把材來抬出葬了。薛如卞兄弟遵了父命，托連春元合狄員外兩個尋了幾畝地，看了吉日出喪。狄員外與狄希陳俱一一的致敬盡禮，不必細說。

出喪第三日，狄希陳也同了薛如卞他們早往墳上「復三」，燒了紙回家，從那龍王廟門口經過。那廟門口揭一張招子道：

新到江右鄧蒲風，飛星演禽，寓本廟東廊即是。

狄希陳心裡想道：「人生在世，雖是父母兄弟叫是天親，但有多少事情，對那父母兄弟說不得、見不得的事，只有那夫婦之間可以不消避諱，豈不是夫婦是最親愛的？如何偏是我的妻房，我又不肯拗別觸了他的性子，胡做犯了他的條教，懶惰誤了他的使令，吝惜缺了他的衣食，貪睡誤了他的歡娛？我影影綽綽的記得《論語》裡有兩句說道：『我竭力耕田，供為子職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？』如此看將起來，這分明是前生注定，命合使然。這既是江右的高人，我煩他與我推算一推算。若是命宮注定如此，我只得順受罷了，連背地裡抱怨也是不該的了。」於是要邀了薛如卞兄弟同進廟去算命，說道：「我們這裡打路莊板的先生真是瞎帳，這是江右來的，必定是有些意思的高人。我曾聽說禽堂五星，又且極准。我們大家叫他推算一推算。」

薛如卞起先已是應允了回去，轉了念說道：「我還早到家去打點拜帖，好早出去謝紙，你自去叫他算罷。」果然作別散了。薛如兼在路上說道：「我們死了父親，遭了這般大故，倒也該叫他算算休咎，哥哥，你又不算來了。」薛如卞道：「我初念原要叫他算算。我忽然想道，那外方的術士，必定有些意思的人，算出他妻宮這些惡狀，我們當面聽了，甚麼好看？所以我就轉念回來。」

狄希陳見薛如卞兩個回去，只提自己進去，尋見了鄧蒲風，讓坐了吃茶。鄧蒲風請問八字。狄希陳說：「是壬申正月二十日亥時生，男命。」鄧蒲風鋪了紙，從申上定了庫賈文福祿紫虛貴印壽空紅；又從子午卯酉上定了杖異毛刀，本生月上安了刑姚哭三星。王屬陽，身宮從杖上逆起，初一安在巳上；命宮從杖上起，本生時順數至卯時安於辰宮；然後把這財帛、兄弟、田宅、男女、奴僕、妻妾、疾厄、遷移、官祿、福德、相貌都照宮安得停當；又定了大限、小限。鄧蒲風方才逐宮講說：「你這命宮裡邊，祿星入了廟，只吃虧了沒有三台鳳閣、八座龍樓的好星扶佐，有官不大，不過是佐二首領而已。財帛宮庫星入垣，又別無凶星打攪。書上說道：『庫曜單行命定豐。』兄弟宮天虛不得地，兄弟寡招。田宅宮貴星入垣，田宅即是父母，主父母成家，立守祖業。男女宮印星不入垣，天異作祟，子孫庶出。奴僕宮壽星得旺地，大得婢僕之力。夫妻宮天空失陷，天毛天姚會合，主妻妾當權，夫綱失墜。書上說道：『夫妻宮裡落天空，靜戶清門起女戎；再合天姚並毛宿，打夫攬舍罵公公。』據這書內的言語，這尊夫人倒是著實難講。疾厄宮紅鸞失陷，一生常有泡腫潰爛之災。遷移宮內紫微旺相，八座龍樓輔佐，宜於出外。這也是書上有的：『行走宮中遇紫微，喜事相逢惡事稀，禍患災星皆退舍，暫時亮翅貼天飛。』這十二宮裡邊，第一是這遷移宮好。你這一身的枷鎖，著骨的疔瘡，『吊在灰窩裡的豆腐』，纏縛的你動也動不得；你只一出外，你那枷鎖就似遇著那救八難的觀音，立時叫你枷開鎖解；那著骨的疔瘡就似遇著那華陀神醫，手到病除，刮骨去毒；那豆腐上的灰土就似遇著仙風佛氣，吹洗的潔白如故，這一宮妙得緊。官祿宮賈星失陷，幸得有三台星在旁，官雖不顯，不愁不是朝廷的命官。福德宮文星得樂地，一生安足，只吃了天哭作祟。書上也有四句：『天哭遇文昌，強徒入繡房，福祿難消受，平空有禍殃。』外人只見你穿的是鮮衣，吃的是美食，住的是華屋，乘的是駿馬，倒象你似神仙一般。誰知你這衣食房屋都被那天哭星濃濃的煎了幾十甕的黃柏水泡過，叫你自苦自知的，可惜了這文昌得地！相貌宮福星居旺地，這眉清目秀是不必說的。從這小限起月令，今年止有此月晦氣，尊制一定是新喪了，丁的是內艱麼？」

狄希陳不曉得甚麼叫是內艱，睜了眼，答應不來。鄧蒲風問道：「這持的服是令堂的麼？」狄希陳方才省的，答應說：「是。」鄧蒲風又算道：「古怪！怎麼當了這樣大故，又有牢獄之災？虧不盡有解神在宮，對宮又有龍德相臨，遇過了，如今難星出度。」說得狄希陳毛骨悚然，一聲也不敢強辯，只說道：「還有個女命，並煩與他算算。」鄧蒲風道：「一定是令夫人的了。說來，待我仔細與你合一合。」狄希陳說道：「也是壬申，二月十六日，丑時。」鄧蒲風也照常安了宮分從頭解說：「命宮天貴星入垣，這是不消說有娘家的造化。財帛宮印星居旺，千斛金珠。兄弟宮壽星得旺，隨肩兄弟多招。田宅宮天空失陷，父母不得歡心。男女宮紅鸞失陷，子女艱難。奴僕宮天刃失垣，主僕離心。夫主宮賈星失地，杖星天毛天姚俱聚在一處，原來天生地設的降老公的尊造。據在下看，這個星宮，賈星是天上的賈星索，就是人間的牢獄，算相的尊造有幾日的牢獄之災，我心裡也不信，這等一位青年富貴的人，怎會到得牢獄裡邊？一定是被令夫人監禁了幾日，這是有麼？」

狄希陳紅了臉，不肯招認。鄧蒲風說道：「相公不要瞞我，杖星兒又不曾入廟，只怕這打兩下兒，這是常常有的，脫他不過。毛姚兩個孽星合了一處，平地風波，你就『閉口深藏舌』。叫你『禍從天上来』，好不利害哩！疾厄宮文昌居旺，一生無病，健飯有力，好一段降漢子的精神！遷移宮天異失陷，不利出行，路逢賊盜或遇惡人。官祿福德兩宮都平穩。相貌宮天虛入廟，主先美後陋，還有殘疾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據老丈這等說起來，在下的妻妾宮合該懼內，荆人的夫主宮應合欺夫，難道是天意湊合的？也偌得老麼？」鄧蒲風道：「如膠似漆，拆也是拆不開的。禍害一千年，正好廝守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可以逃得去麼？」鄧蒲風道：「天生天合的一對，五百年撞著的冤家，饒你走到鐵摩天，他也腳下騰雲須趕上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飛星如此，不知俺兩個八字合與不合？」

鄧蒲風掐算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二人俱是金命，這五行裡面，只喜相生，不喜相剋。這雖然都是金命，二命相同，必然相妒。即如一個槽上拴兩個叫驢，都是一般的驢子，便該和好才是，他卻要相踢相咬。他那兩雄就便較個強弱，或是平和了便罷。你是一雄一雌的相鬥，天下自人及物，那有個雌敗雄勝的理？所以自然是你吃虧。相公，你聽我勸你：你的五星已注定，是該懼內的。今看兩個的八字，又是個元帥的職分，你安分守命，別要再生妄想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老丈原說是禽堂五星，煩你再與我兩人看看，禽是甚麼？只怕禽還合的上來。也不可。」鄧蒲風又掐指尋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這你二人的禽星更自利害！你這男命，倒是個『井木犴』。這『井木犴』是個野狗，那性兒狠的異常，入山擒虎豹，下海吃蛟龍，所以如今這監牢都叫是『犴狴』。你是個惡毒的主禽，憑你是甚麼別的龍，虎，狼，蟲，盡都是怕你的。誰想你這個令正，不當不正，偏生是一個『心月狐』。這『井木犴』正在那裡咆哮作威，只消『心月狐』放一個屁，那『井木犴』俯伏在地，骨軟肉酥，夾著尾巴淋醋的一般溺

